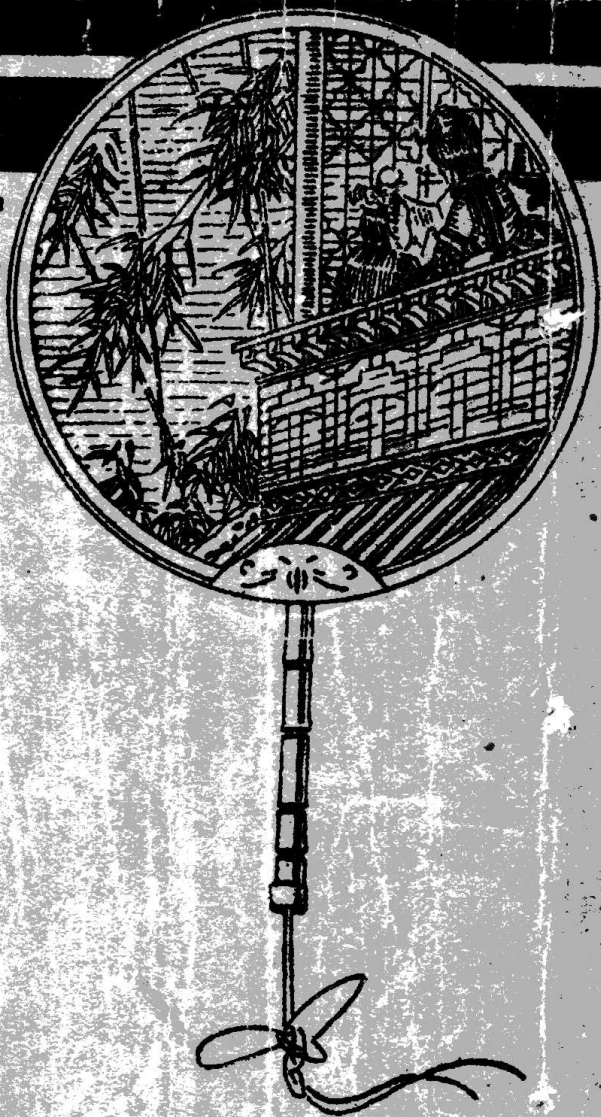


大紅樓夢

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題詞 (至月果寸)

賀東月

生未書香於根芽。

幼年芳華意氣豪。

指望鴛鴦能同命。

誤歛東風恨未消。

阿儂(宛中)將小不知愁。

春風秋月並畫樓。

只為庭中雙鴛飛。

落得相思無盡期。

(弔小雄)

集賢

春風及第花。出在王孫家。

佳人不得見。碧血芳草下。

(悲雲鳳)

醉心自由樂。無猜又清白。

恨當惡環境。戀愛殺了她！

曹白潤王木畫：過日王血撲巨古者匪時至

鳥

第一圖

那一天，正是二月初，春天氣，的臨晚，一個像古堡

一般的破舊獨宅基高牆外面，一片草芽初放黃得帶嫩綠色的曠野，西邊地平線上，堆着一座大山似的烏雲，正銜着一輪欲沉未沉的落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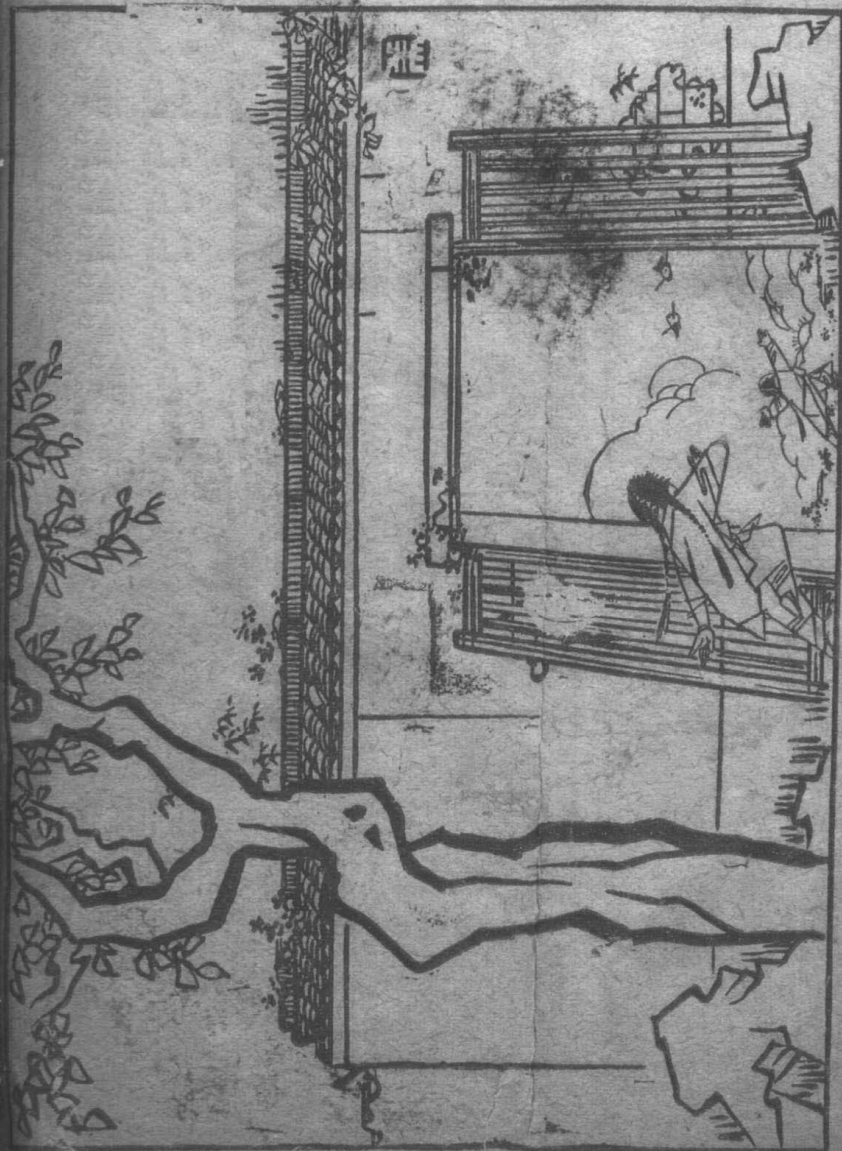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双全身雪白兩隻似火般眼睛的鴿子，恰從那破舊獨宅基的巷門洞裏飛將出來，映着斜

照的餘光，越顯得銀羽的幽潔，襲來的閃爍，一高一低忽起忽落地沿着田岸祇往前飛。

那鴿子後面，却跟着一男一女兩個孩子，嘻々哈哈祇向那鴿子飛的去向追，前面一箇是男孩子飛快的奔，後面一個是女孩子氣喘吁々地再也趕不上。

「哥々」那女孩子在後面喊道：「慢些，我來不成了。」

「儘這麼快，」男孩子且跑且答道：「還趕他們不上呢。妹々，你走不動，歇一會兒，讓我獨自捉牠們回來罷。」



第二回

第二圖 那男孩子說話時，已走到了四方的一片晒麥場上。看那方場的東首，橫着一條溪流，溪的兩岸，一色是半眠半起的楊柳，正垂着黃金的嫩絲，飄拂水面。

那孩子追的那雙白鶴，望見溪水便一直飛過溪的對岸，很快活地一齊落到淺灘上，正好洗牠們的晚浴。

男孩子追到溪邊，眼望著隔溪的鴿子，停住了腳，祇是呆看。



第三回 血債血還 巨擘橫行

血債血還

第三圖 忽又回過頭來，見那方場約有四一面，一溜排着四座石磨，磨的矮矮，左右兩間連綿的空，郊間得嚴嚴的，正中兩扇粗木板門，那時正同開着。門口蹲着一四十來歲而黃皮及的婆子，在那裏洗刷着，預備晚飯。屋裏一張小矮桌，坐着一二歲的小子，手裏捏着，了裏吁吁的搖着動。石那小子頭，雖不立着脚，着着頭，却上骨骨清眼是鼻端而且，另有一種討人喜歡的樣兒；知道外面有人睡他，着了動，也對人望了望，不覺把那男孩子怔怔的看山神了。



第四圖 男孩子正怔忡，不提防撲的一聲，半空中掉下一樣東西，打在鼻子上，不覺啜了一驚。

忽然背後每聲無之的笑着說道：

『我怕哥，跑得慢了，本帶着兩着橋了，我一到這裏，就想遞一隻給你喫，不想一失手，倒打了你鼻子，哥，你覺得痛嗎？』

原來男孩子在呆着，小丫頭的信兒，那女孩子也就趕到，見他兩眼盯着別人，不理會她的到，索性躲到他身後，故意扔着橋子嚇着他玩，此時又怕男孩子的生氣，祇說謊是失手打的。

男孩揉了揉眼睛，果見溪邊停着兩輛了，一面伸了手，一面忙忙的
答覆：

一點不覺得沒有事就痛了，也有這柄了來備我的占。



第五回

第五回

妹々，你來，我們就在這楊柳樹下，坐一會兒，大家喫着橘子，看鴿子洗澡罷。

男孩子坐着，就坐在一顆倒偃楊柳蟠曲的老根上，那女孩子也倒身半坐半躺的把頭靠着男孩子胸前，閉着眼道：

「你裏我靠着靜一會兒，把喘的氣轉過來再和你喫橘子。」男孩子一頭望着水裏的鴿子，一頭說道：

「儘管在我膝上靜養一會兒。」

對岸一雙白鴿，那時，正張開牠牛一般白的兩翅，拍浮在水面上，嘓嘓嘓裏占占叫着，祇在雌的身邊，來來往往打個兒盤旋。雌的站在中間，動也不動，就不讓牠踏上岸來。不一會，雄的走近雌的身邊，伸出蠟黃的喙，輕輕地啄牠的脖子，雌的也回過頭來，慢慢地啄着雄的頸毛，漸漸地兩的鳥喙相近了，彼此相互咬着，彷彿接了個靜默的長吻；真有說不盡不像的一種親熱樣子。

男孩子看得有趣，不覺出聲喊道：

「啊！妹妹，你快看，牠們多麼要好，祇怕比我們昨夜還更快樂！」

那女孩子有膝上，略抬了一抬頭，半睜着眼斜睨了一眼道：

「虧你還提昨夜呢。」



歸心

第六圖 「……叔姑和姪姑祇爲每夜我們倆粘股糖似擠在一塊玩，老不肯睡覺，總要等到三點鐘，給大人們逼着纔肯睡，因所叔姑作主索性叫我們睡在一牀，省得不安靜。」

「不若，我祖母還反對男女兩兩漸漸長成了，叫他們常常一牀睡覺是不好的。叔姑說：『那什麼要緊？他們將來總歸娶。……』」

女孩忙坐起來，拿起一支粉嫩的手，揪住了他的嘴道：

「不許你說。」

男孩笑了一笑。

「安安靜靜的睡一牀，大人們說我們什麼呢？你偏不肯安靜的睡，三不管爬到一頭。」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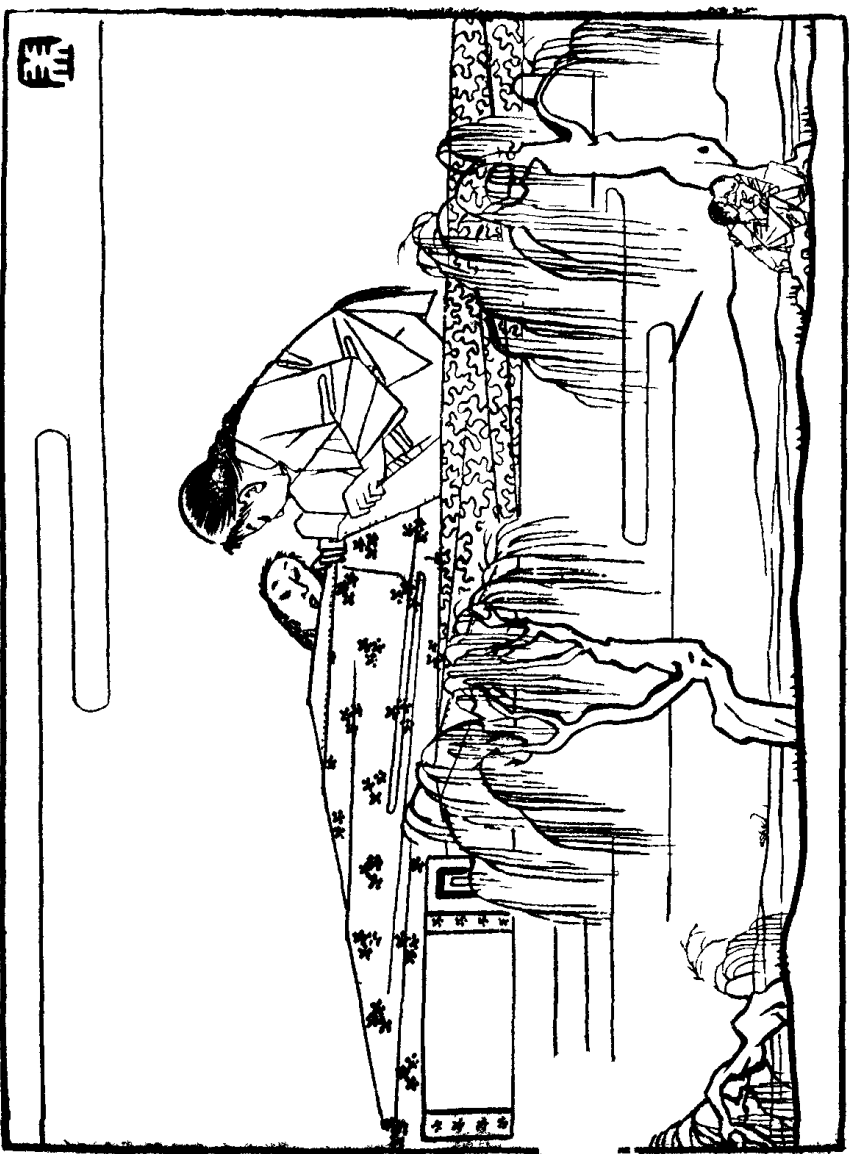


描目之演其大書圖：：細目子血撲巨巨其匪圖可其可



第七圖 鑽進我們被窩裡來。」

「我只想和妹妹睡得近越好！自己也不知道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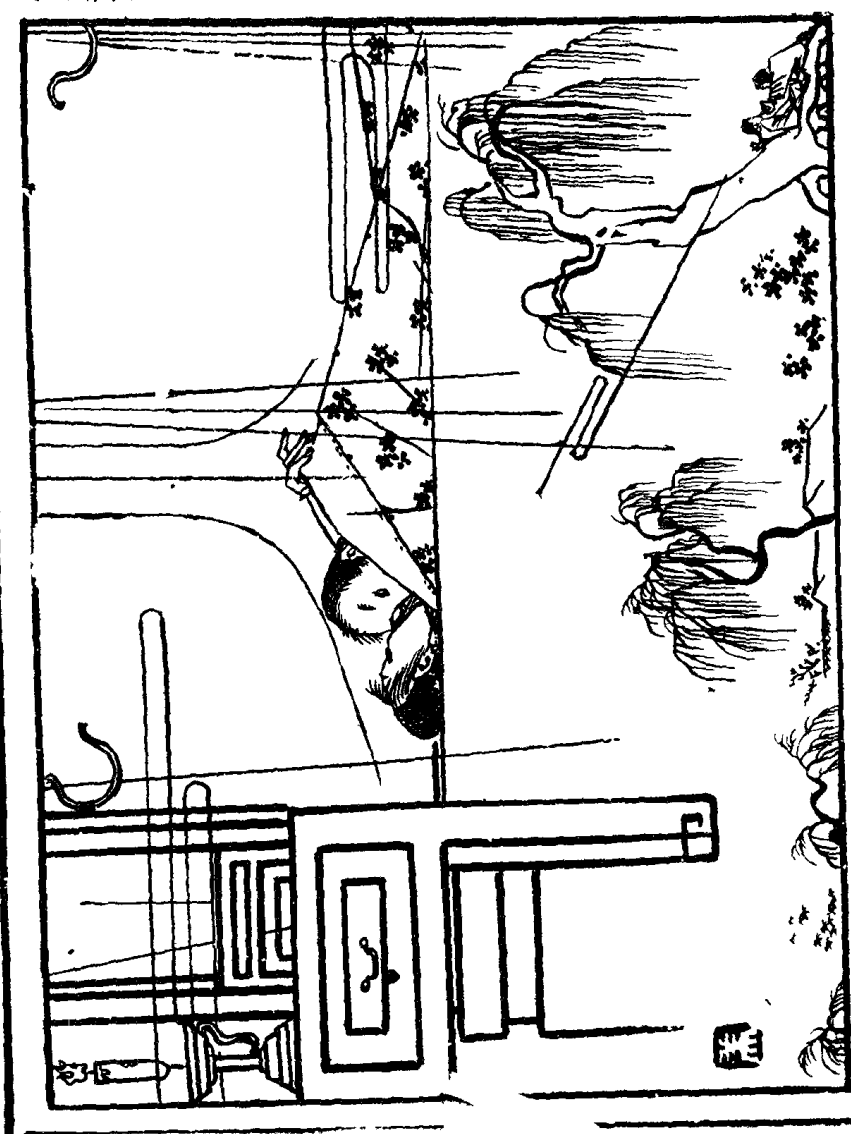
心聲

第八圖 「睡在一頭，還是伸之縮之的不安貼。我怕你靠我一面的一條膀子，壓着不舒齊，我往常看見爹和媽同睡，我爹的膀子，總放在我的媽的頸子底下，我也放你的膀子穿過了我的頸子。不想你索性把我抱得緊緊的，連我的氣都喘不過來了。可是你的心，只管碎之的跳得厲害。」

「妹妹」男孩帶着很狡猾的神情笑問，「你既然睡得不舒服，為什麼不把我的膀子推開，翻過身去睡呢？」

女孩伸過指頭，直指到男孩的鼻子上道：

「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心人！我怕你生氣睡不着，只管靠着讓你舒服，你倒說此話。」



心聲

第九回 「妹妹」男孩頓了一頓道「你的心，為什麼和我一樣的跳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也跳呢？」

「胸口貼着胸口，怎麼不覺得呢？」

女孩臉上微微紅了一紅，還把頭倒在男孩膝上，癡癡地仰着臉問道：

「真的，哥々，我常常和我媽或是姊々睡在一起，總覺身體總覺得有點兒肉麻，為什麼和你睡，儘管挨得緊，但覺得甜滋滋地，另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，哥々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

「我也不明白，這覺得夢裏也是香甜甜的，今大早上，纔是笑話呢，我們倆裏糊塗一覺睡到十一點鐘，要不是敘姑揭開帳子，嚇々一笑，只怕到這個時候，還沒有醒哩。」

「敘姑看見我們睡的樣子麼？」女孩又問道，「她怎樣說呢？」

「她就看見我們睡的樣子，她總笑着說：『真像一對小；』呀！你不許我說！我再不說……咳！我們能永久過這種日子纔快活哩。」



福

第十圖

『說說水久呢。我纔聽得媽說，祖姑姑明後天要回城裏去了。你是不妥緊，回到城裏，有的是堂房姊妹，表姊妹，陪着你玩，我呢？一個姊姊和我不大合式，叫我怎麼呢？』爽性你不來，不陪我玩這一箇多月倒好得多』

她說着話，眼圈兒紅了，禁不住明珠似的淚顆滾在臉上，男孩子也低了頭，一言不發，半響纔說道：

『你覺得我好難受。我雖然有些姊妹們，雖然也常和她們玩可是我的心，給她們在一起，和妹妹在一起，是兩樣的。妹妹看不慣我和她們玩，我就小小給她們玩，陪着你一樣冷冷靜靜。』

你還說到那裏去了！我只說我的苦，並沒有妬忌別人，你們天天在一塊兒的姊妹，我若然不許你和她們玩，我成了箇什麼人了！人家更取笑我們了。』

她說的時候，聲音帶着啞啞，差不多哭了。男孩子一面答她拭淚，一面說道：

『我身體不能給妹妹常在一塊兒，我的心是水遠不離妹妹的。』一天爲什麼不叫你住在城裏呢？省得一年中十個多月的相思，只換得一個多月的快活。』

女孩忽然舉起頭來，想到什麼似的。

『啊！我真鬧昏了，我正要去告訴你一句話，不曉得真不真。剛纔慧中姊給我說：『爹爹在城裏買了一塊地皮，要造房子，造好了就搬城裏住，你可以給你的……』不必說了，無非那些打趣我的話。』

『你問道在什麼地方呢？』

『她也說起，在東門朝山……？』我忘了。』

『噢！是朝山宮，給我們只隔一條街。既這樣說得有根底，定是真的。』

『她還告訴我，造房子的時候，我爹爹要自己去監工，帶着我們先借住在他家裏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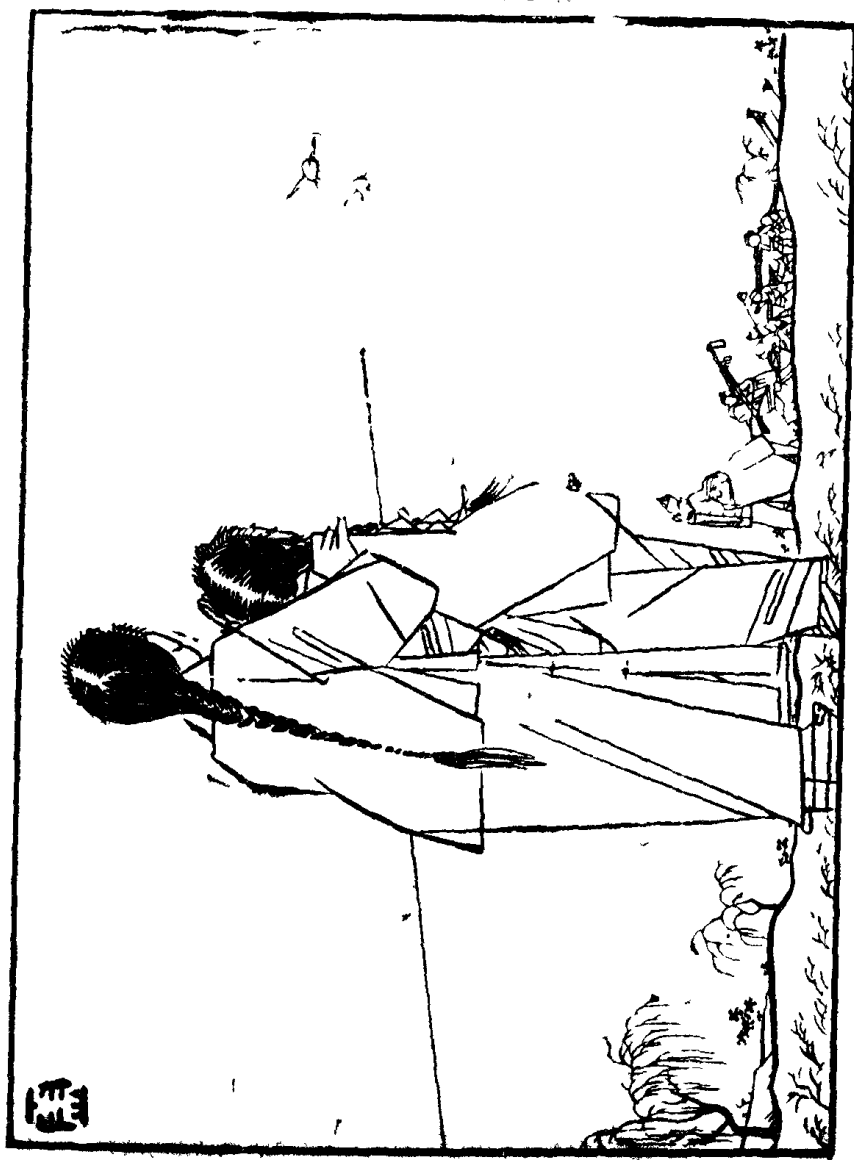
『這樣講，妹妹，你也不用傷心了。從此我們可以一塊讀書，一塊兒玩耍，一塊兒……』



**THE
MIDNIGHT
CLUB**

第十圖

第十一圖 他宅院太了，忽聽西麥場上，人牛鼎沸，抬頭看時，忽然湧了進來十多個莊家子弟的人，有的擲了鞭頭，有的拿了鏡子，有的抱了鞭繫桌繩，還有幾個抬了一盤現成條，都叮叮的向那一間草屋前衝去，頓時把兩個孩子嚇得失色，站了起來，斗々也，呆々地望著。



毒遺風巨怪血子：由王主演
蜈蚣
 美

第十二圖 只見那些人，到了門口，都站定了。內中走出兩個彷彿爲頭的人，一個是肥胖的五短身材，約摸四十來歲，蒼白的圓臉盤，額上貼一箇小銅錢大的異痣，鬢上一簇黃毛，好像石縫裏鑽出霜後的枯草，倒掛式的濃眉，眼睛卻給豬一般只留一條細縫，在那裡透出些怪光來，身上穿了粗藍布長衫，腳踏雙梁的興山鞋，頭帶七氈的睡帽，還有一個月比前一個潤得多了，穿一件月白竹布長褂子，罩上元色洋緞的棉馬褂，腳上是杜做布棉鞋，頭頂着紅桔子的西瓜皮帽，年紀不過三十歲，是個細長條子，狹瘦露骨的面孔，眉毛壓着一双三棱眼睛，闊大的嘴唇裏草出一付黑斑牙，倒像紅山岩向裏探出的酒花布遮陽。

兩個人搖々擺々地踏進那草屋的板門，早把沈榮的老婆々嚇得發抖了。
 「啊啲々！蕭地方老爺，湯世鎮先生，你們出了許多人鬧哄々的到我們家做什麼？」



看書要開眼 巨樓羅子：畫書大至：滴白

歸心

美

第十三回

那矮胖的裝着什麼還難看的笑臉，先開口道：

「秦嫂，先請你原諒，我們不是喜歡多事的人，也叫做沒法。今天的事，是汪市汪董事吩咐，我們帶了許多人來打探你的了。董事說：『那晒着的一條溪，本是你山隣李根大的，被你霸了好多年，現在，劃歸界石，所以叫我們來變換界石，劃一溜離他，請你以後不要用那裏的水了。』」

秦婆子一聽這話頓時臉色變白，咬咀：

「湯先生，這是什麼話？……」

那一個瘦長的五稜眼裏射出凶光，搶上前：

「姓秦的，你放明白些，汪董事不是好惹的，你有多大膽子去刮虎鬚？老實說，壓不下你這老婆娘，我還在這裏，晚保！難道爲了你，上縣裏去挨板子嗎？——喂！你們大家來，我們幹我們的，湯餅頭，你不必給她講實話。」

那些莊家人，本都窩在外面，得不得一聲地方阿爹的吩咐，好比得了將軍令一般，一個個都刀出鞘弓上弦，門各個的中西，蜂擁着回那溪邊來。



第五回 王莽篡位 漢室衰微

第五回

王莽篡位 漢室衰微

第十四圖 蕭也保和湯傑頭木後押着，那秦婆子也連兜帶喊的追了上去。

兩箇孩子，這一驚非小。男孩子見那女孩嚇得面如土色，身體搖晃着只待要倒。他連忙把右手挽了她右臂，左手托了她腰，輕々欺々的道：

「妹々，不要怕！我們快跑！快跑！」

說着就連拖帶抱的繞着那方塢南面沒人處奔，一路還遠遠地聽見秦婆子在那邊忘命的亂喊：

「啊！天爺爺！那還成箇世界，汪董事就是皇帝，也講箇理！——這箇漢是我丈夫傳下來的……我們種的田，不光是姓汪的，還有姓齊的。多少田，要緊時，都靠這漢來出水進水，汪董事不過爲着割了李根大的女兒做小老婆，就幫了他來硬搶我的戶！奪了我的長，就是斷了我的命！你們要埋界石，除非先活埋了我！你們要紮籬笆，除非先勒死了我！」

